

2025-6-28

# 309 宾夕法尼亚计划与美元重置逻辑

---

大家好，今天聊天的主题是《宾夕法尼亚计划与美元重置逻辑》。这两天整个的南方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我去出了趟差，回来身体一直就不行。我真是害怕南方的夏天，不用空调也不行，用了空调也不行，总之这两天迷迷糊糊的，状态不好，不过还是得把这个事情聊一下，因为这件事儿还真的很重要。

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按下了暂停键。现在大家的一个看法是，这是一场被完美操控的一出戏，显然资本市场给予了非常完美的表达。以色列的股市大涨，美国的股市大涨，全球的股市大涨，连A股都在大涨。若非伊朗还在停牌的话，我相信伊朗的股市也是大涨。都赢了，而且是赢麻了的那一种。

很有意思，唯有石油、黄金、美元下跌，其中石油下跌的非常惨，回到了战前。美元的下跌就非常有内容了，非常的精巧奇妙。至于黄金的下调，那么就看得出完整的故事脉络了，当然黄金的下调这个量是不够的，但它暗伏的那条故事线，差不多就出来了。既然是一场戏剧，那么。

戏总归是有一个剧本的，也是有一个导演的，演员大家都看到了。我在香港，香港朋友争议的点是以色列进攻伊朗之后，伊朗人跟美国人达成的默契，还是在此之前？按照媒体的逻辑，应该是进攻之后，伊朗通过渠道与美国达成了共识。什么共识呢？

香港的朋友认为，伊朗邀请美国轰炸核基地，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听上去有点违反大家的常识。但还有一些朋友认为与美国的沟通早于以伊冲突，在以色列攻击伊朗本土之前，伊朗人和美国人就已经达成了共识、并有了默契，这两种说法。

所以，美国攻击核设施之前，通知了伊朗，而伊朗攻击卡塔尔美军基地之前，通知了美国；形式上如此，但真实的内涵可能远比这个更深入、更复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资本市场波澜不惊，石油并没突破100美元，黄金也没有重返3500，而美元却一直在跌。

以色列是个简单的国家，虽然犹太人很聪明，但它的逻辑过程是清晰的，脉络是清晰的。美国是一个比以色列简单的国家，所以它的思维逻辑也是清晰的。比较复杂的是伊朗，能看懂伊朗或者是能读懂哈梅内伊的人，凤毛麟角。哈梅内伊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其实大多数的吃瓜群众并不真实了解哈梅内伊。我想说三点，第一点，哈梅内伊是智商极高、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大知识分子。

他出生在1939年，四岁开始接受正规的文化教育，并且从四岁就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系统学习和训练，他极为聪慧，这个教育过程非常顺利。他在青年时期，1960年前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伊拉克学习和进修，他在伊拉克度过了他人生非常重要的学习启蒙和成长的历史阶段，历史过程。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哈梅内伊在伊拉克正好赶上这个时期，虽然他主修的是宗教，但他对政治、经济、军事并不陌生。所以在70年代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者、政治家、军事家。资料显示，他对经济的理解相当的深入和深刻，在伊朗的当代人里，哈梅内伊非常了不起。

第二个部分，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清楚而被忽略的现实。伊斯兰革命是由伊斯兰革命党发起，伊斯兰革命的结果产生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斯兰革命党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创始人之一，或者是最重要的创始人就是哈梅内伊，因为霍梅尼流亡在海外，在国内组建革命党，组建革命军队，哈梅内伊都是最主要的创始人，也就是党是他创的，这支军队是他建立出来，同时他又是霍梅尼的学生。

在某种意义上，他就像是列宁旁边的是斯大林，甘地旁边的尼赫鲁；但是哈梅内伊必须选择最高权力掌有者，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的伊朗的政治体系，宗教领袖是监国的，而不理政；

有点像大英帝国完成光荣革命之后，国王监政而不理政；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他并不真实的直接掌控政权和军队；但哈梅内伊创党创军，又必须接替霍梅尼成为伊玛目，成为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成为宗教的最高领袖就是教皇；教皇兼国王，政教合一的体系，他必须具有宗教领袖的地位，他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知道政教合一不是现代文明的标配，所以他选择了做宗教领袖而放弃政权。

当代人很少了解，80年代哈梅内伊曾经做过伊朗总统，并且1985年访问过中国；小平同志曾经接待过哈梅内伊，曾经有过深入的沟通；他对中国的事情也非常熟悉，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八年战争之后，霍梅尼离世，他正式接掌了伊朗的宗教权力、政治权力和军队。

到了90年代初，他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霍梅尼旧有体系的清理，算是完整地掌控了权力；我上次讲孟子的时候说过，毛泽东是了不起的，毛泽东在1949年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十七年之后，发动了文革；让我惊讶的是哈梅内伊也搞了文革，但是他没搞成；也就是说在革命之后，要对已形成的阀，各种山头，要有一次清理，哈梅内伊这件事情没做利索。

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想将革命卫队国家化，不能有两支军队：国防军队、革命卫队；并且党卫队还掌控了经济的一部分；这里我要说一下伊朗的经济，我为什么要这样的折腾伊朗这点事儿？因为你如果不看资本控制权，你根本就无法理解政权；伊朗是在2006年开始将国企私有化的。

与之同时，其实霍梅尼是意图将革命卫队和革命卫队掌控的经济权力进行还原的；在1979年之后，虽然叫伊斯兰革命，但它本质上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2006年他进行私有化，实际上是玩的改革开放；请大家理解整个的过程；他既借鉴了苏联，也借鉴了中国，也

考虑了伊朗的现实情况；但是霍梅尼走了之后，哈梅内伊为了平衡伊朗的政局，他没有能够做到像斯大林那样，他也没有很好的能够处理伊朗内部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再分配。

而那些曾经跟着霍梅尼革命，与哈梅内伊共同建党、建军的元老们，这个时候已经成阀，已经成为军阀、财阀、门阀等等，这个时候再想将这个东西削掉，为时已晚；再加上哈梅内伊，他和毛泽东不一样，他不是那种伟大的革命家或者伟大的导师，也不是那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只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宗教领袖而已。

并且他前后大概有五次被捕，至今他的右臂也是残废的，到了2014年，确定他得了癌症，并且进行了大的手术，所以他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极为孱弱；他自己的孩子们并不行，并不争气，他自己对接班人的培养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处在一个内外交困的状况，并且波斯人的性格，有的时候多疑狼顾，会借助外部势力来处理内部问题；所以当苏莱曼尼被特朗普杀掉之后，他升起血旗之后的动作，其实让大家都看透了他内心的东西。

哈梅内伊是不是这十年来中东局势的编剧、导演或者操盘者，我个人认为他是之一；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资本看的很重，就是谁在掌控资本，谁在掌控资本流转，这个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操盘者；从两伊战争开始，一直到后边，伊朗的一系列的变革，其实我们能看到伊朗的经济，不在哈梅内伊手上，至于到底控制在谁的手上？

你们仔细去看伊朗的主要资产持有者，或者是伊朗的钢铁工业、化学工业、一系列的工业掌控在谁的手上，这非常重要。革命卫队主要掌握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权和销售权、以及销售之后的大部分利润，被革命卫队控制了，他确实有相当大的财力，但革命卫队已经严重军阀化了，任何一支军队如果不经历非常惨烈的一场文化革命，并且将之国家化，结局是差不多的，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些国家的问题，我们都会非常感激毛泽东，感激邓小平、感激我国的一代一代的领导人。



我想看穿了这一层的，除了犹太人之外应该就是普京，因为从苏莱曼尼被杀，以至于什叶派之弧被刻意的清除，这个刻意的清除不是外部，就是内部有人帮助，内外合应清除抵抗之弧，到最后变成了刻意的打扫革命卫队。革命卫队的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东西，但身处异域，有的时候信息量不够，所以不能下断言或者是结论。但大体应是如此，才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上的反应。

我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现在我们看到了全球的所有的热点都具有同质性，它都像是剧，包括俄乌战争，包括印巴战争，包括这回的伊以战争，戏剧性都非常的强，我们都能看到背后操盘的那只黑手。那只操盘的手主要是资本，谁拥有资本，谁在政治上说了算，谁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权或者发言权，甚至是终止战争的权力，总体上我们看到它是为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服务的。我说这些可能略微有一些武断，但我还是想这样说。但请你们不要往回嵌套。

好，这边说一点，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对市场的认知，其实应该达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可能对哈梅内伊同学，对伊朗高层的理解仍然是不够深刻的，它就会这样停下来。但是停了吗？我说了，这是一个补妆的时间，事情都没解决，还要继续。那是以后再讨论的话题，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着墨。因为今天我们谈论的重点，是宾夕法尼亚计划与美元重置的逻辑，所以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这个主题。我先说宾夕法尼亚计划。

这个宾夕法尼亚计划，实际上是海湖庄园协议被认定失败以后德银提出来的，德银认为美国面临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双重赤字的困局，他现在选择的路不多，所以提出来的一个路径，就是实施宾夕法尼亚计划。为什么叫宾夕法尼亚计划呢？是因为美国财政部就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面。宾夕法尼亚计划，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财政计划，这个财政计划是否获得了财长贝森特的认同，或者是获得了特

朗普团队的认同，目前我们并无准确消息，但从趋势上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

在讲宾夕法尼亚计划之前，我再讲一下我分析判断的一个基础。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关于资本的分布与流转是高度重视的，第一卷是价值论，我们肯定是重视的；第二卷是关于资产的流转，资产的流转就涉及到对资产分布的研究。凯恩斯的《通论》对此也是高度重视的，就是资产分布和资本流转的整个过程，他是高度重视这个流转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的分布是否结构合理？如不合理应怎样的流转？但大多数时候是由一个合理的分布，越流转越不合理的，所以才需要《资本论》和《通论》。

德国的经济学家们，主要是德银，他们最新的研究认为，美国必须进行宏观政策的变革，核心是美国必须迅速的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翻译成成人话就是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必须将外国的持有者迅速减少、降低，由本国的持有者进行替代，这样的话，未来的融资阻力会小。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说为什么要替代外国的投资者的融资。

这就涉及到对美元价值的管理问题，因为外国投资者现在是定义美元价值的主要力量。他买美元就升值，他卖美元就贬值，如果美元的价值由外国投资者来定义，那么美国就无法操纵美元、美元资产和全球资本流动，所以德银就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到最后解决的关头了。如果海湖庄园协议能解决美债问题，其实是不需要宾西法尼亚计划的，现在海湖庄园协议显然已经碰壁，关税这些都不成，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新的方案，被他们定义为宾夕法尼亚计划。这里我想多说两句。

在特朗普当选还未上任的时候就说过，特朗普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派梅兰妮娅带着儿子到北京去，迅速的与我国缓解拜登时期紧张的关系，取消大部分的制裁，并且能够提前为海湖庄园协议扫清障碍，如果获得中日韩台东亚的支持，海湖庄园协议还是有机会的。但

是特朗普不是一个战略家，他习惯于王八拳，所以他在初始与中国打交道的阶段就错了，错了以后，关税战必然陷入到僵局。

现在可以基本确认特朗普的关税战已经失败了，他解决不了问题。本来这个关税战是用来推出海湖庄园协议的，现在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完全没有机会了。那么为什么叫宾夕法尼亚计划？好多人听来听去，说外国投资者替代宾夕法尼亚计划，它的核心是什么？我指出一条明的线路，就是宾夕法尼亚计划是一个资产负债表重置的计划，资产负债到重置之后，美国的联邦负债就得到了某种的解决。

而美国联邦资产负债表重置计划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美元贬值。所以今天要讲的是这是一个弱美元的计划，迅速的贬值美元。将尺子变短，裤子变长。当美元贬值，美元计价的负债既不增多也不减少；但当美元贬值，美元计价的资产和商品都会迅速的升值。升值的资产、扩大的资产，可以平复资产负债表。

美元的贬值过程中，将导致全球美元需求的激增。请注意我的描述：尺子变短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尺子；尺子变长的时候，不需要尺子。在拜登加息缩表，现在美元实际贬值之后，将使得市场需求激增，而美元的供应量不足。这时，他们打算不再使用扩表的模式（QE的模式），而使用**稳定币扩张**的模式。其实这帮人挺聪明的，我把这个逻辑还原闭环之后，我其实惊出一身汗来。这帮家伙脑子还是很好用的，他们在逻辑上面还是很厉害的。

其实现在在媒体上，不管是官媒、机构媒、商媒，还是自媒，都有关于稳定币的解释。但你知道都是解释两头，不解释中间。解释一头，就是解释发币方。发币方是受到监管的，因为他要拿钱，甚至是1比1，当然像泰达币就不是1比1了。其他的货币未来的稳定币，一类稳定币基本上都是1比1，与美国国债挂钩。很多人就认为会增加美国国债的购买量，其实是增加的很少。请注意总量22万亿美元的美国的货币存量里边，现在的稳定币只有2000万美金，翻一倍也就是4000万美金，翻五倍也就是1万亿美金。

能否解决美国新增国债的问题呢？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解决。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想的关于稳定币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需要稳定币？用它来做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吧。因为稳定币在理论上是去中心化的（实际上是可以监管的），不被美联储监管，它脱离了SWIFT系统，他看不见了。那么谁才需要一种看不见的货币呢？你可能说是走私、军火或者毒品，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

一个很大的部分，它们将会去到现在被美国严格限制不能去的地方，而他们提供了一个通道。例如，俄罗斯、伊朗、北朝鲜等等。很多不能去，却拥有极优良资产的地方，比特币会可以进去。其二，相当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因为货币不稳定（例如：阿根廷，东盟、南美、北非的一些国家），他们需要一种准美元流通。而像阿根廷就想直接流通美元，但是美国不同意。但稳定币可以起到某种替代性作用，使得全球进一步的美元化。我用的是泛美元化这个词。

第三个部分，由于很多国家在管理上面存在着严重的财政金融漏洞，所以稳定币可以打穿国界，打穿国家监管。稳定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去中心化以后，稳定币所形成的投资和交易里所形成的收入，很难进行税收管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不仅可以跨境流动，进行税收管理非常困难。好了，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请理解稳定币的发行方是银行，是私人银行。

好多人认为，稳定币不就是1比1发行的一个货币。它剩下的那个1应该在，不管是买了美国国债，还是买了什么，它不是又放那儿了吗？但他们忽略了所有的银行都能创造货币，M2、M3、M4。创造的货币往往是稳定币发行的数倍，它会形成巨大的市场的流动性。它会使得市场流动性出现非央行管理的剧烈的增加，形成整个市场的剧



烈的波动。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会对我国经济造成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今天发了个帖子，是前行长周小川关于稳定币美元化问题的一个提醒，全球货币美元化问题的一个提醒。我也知道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美元化。其实港币就是美元的稳定币，是美元化的一个进程，是美元在大中华区域的使用的一个桥头堡。三大发钞行——汇丰、渣打和中银，向金管局提交了美元，然后他发行的港币，数量是可以计算的，但它的流通量，再创造货币的量，其实远远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因为资产和商品的价格，不是由M0决定的。这里边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全世界目前对稳定币的理解，以及对在2025年下半年迅速出现的全球交易美元化或者泛美元化的理解，仍然是非常肤浅的。甚至缺乏真正的大型的计算和模拟。对这个事情可能造成的影响，还是缺乏一个宏观的系统性的认知。这一点我们要高度的警觉。

在理解整个逻辑的过程中，我想说一个我个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对税、债和资本利得的关系的理解，未必能到马克思、凯恩斯的程度。因为我们通常是将这些东西分开来看的。其实，美国国债，可以理解为美国联邦政府向全世界征缴的预征税赋。美国联邦债务实际上是预征税赋，只是他未明确他的征税对象是谁。

我在《广义财政论》会有一章详细解释债，债就是一种预征的税赋。将来如果他要需要实现，他还这个债，他是要用税来还的——这是债和税的关系。这个预征的税赋是向谁征？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美国联邦债务是向美国人征收税收吗？还真不一定，比如说关税，他向谁征啊？当然有一部分是美国人付，还有一部分是外边人付。当稳定币出现之后，通过金融渠道形成的资本流转，所形成的税赋，它的税基可以变得无限之大，里边的铸币税确实是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税。

那么好多朋友说，那以前的美国国债不就是由各国来帮他来背负嘛？但是对不起，你是债权人，你是债权人，这个债没有减，只不过是谁来背的问题，而处理这个债务最后要通过税来解决的时候，可能那个税是你要来背的，你要来付的。我在设置计算的模型的时候，我曾经设立过一个公式：税+息=资本利得+劳动所得。

我在计算税和息，因为税是一次性的，息也是一次性的，它可以按年度来计算，就是一年的税收加一年的利息，等于资本利得加劳动所得的一个部分。它不是一个绝对等式，它是一个对应关系的一个等式。是对应关系等式，不是绝对等式，它需要一个修正的参数。那么其实这里边税和息的关系，税和资本利得和劳动所得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等式来做一个表述。做一个数学模型，做一个表述。我一直也在测试这个模型，因为现在 DeepSeek 出来了，方便一些了。

测试一个模型。我想说什么呢？每一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对错，你说发国债不对吗？收税不对吗？不是的。它有一个中庸之道的的问题，就是边际。最合适的资本利得和劳动所得的结构是个什么样子？税应该从资本利得获取还是从劳动所得获取？最优结构是什么样的？息应该是边际在哪里？就是发债的结构和息的边际在哪里？如何控制这四者之间的一个辩证关系达至中庸之道，允执厥中，寻找到最佳平衡点。现在显然处在一个剧烈失衡的状态，

并且这个剧烈失衡还是在加剧的过程之中，这个加剧的马上就要见到的那个动作就是《大漂亮法案》。这个《大漂亮法案》算是赤字增加法案或者是国债增加法案，它将使得在鲍威尔不降息的情况下，将使得我今天讨论的这个等式变得极度的扭曲——既不能从资本利得里获得税收，又必须背负高昂的利息，而劳动所得可以剥夺的部分极为有限。只能是提供外部性，外部性他们想出来的窍门就是稳定币，而稳定币现在欧洲的想法是数字欧元。

中国的思路是数字人民币，而我们在香港，三读通过了稳定币的法案，正在积极地落实之中。最近国泰君安已经取得了交易商的资

格，一些公司正在积极推他们的稳定币。我从不简单对经济问题做对或者错、好和坏的评价，我一直在强调，在这些问题上只是一个度的问题，过就错了，刚刚好当然是最好。因为今天是一个聊天，所以我也不想讨论香港稳定币的问题，将来有时间再说。我在过去给大家布置作业，已经让大家开始研究

研究 Web3，研究通证化，研究稳定币。已经给大家布置工作，让大家研究 WEB3 这个链和线的区别，为什么线上交易和链上交易是两回事？当它上了链以后，它就变成加密数字货币了。加密数字货币到底意味着什么？通证化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通证化之后，如国家管理、制度和法规没有跟上，大量的资产和劳动所得会迅速地被转移流失？稳定币后边它是有一整套的规划的，这是一个战略级别的动作，是涉及到未来的、很长时间的、全球经济稳定的、一个战略级别的动作，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具或者是武器。

为了推行这个东西，幕后这只手非常厉害。你看他给俄乌战争能摁下暂停键，他让它处在一个要死不活的状态，然后他将印巴摁下了暂停键，将伊以摁下了暂停键，甚至躁动不安的东亚也基本上处在一种暂停键的状态，然后所有的股市（除了大A 以外）都在冲击历史的高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完成《宾夕法尼亚计划》，也就是美元将在这个过程中进入到一次历史性的、速度极快的贬值过程之中。

我今天的这个聊天我其实是有压力的，因为对经济问题进行预判，你少不了两个要点。第一个：时间。你判断的是准确的，但时间？实现的时间？就像我说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合理价格可能1:5到1:3，但你要说出这句话，无数人就会嘲讽你，你疯子！因为他认为这是明天的事情，那你就不太好解释，甚至由此而让台湾人、一些机构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在各个场合进行恶毒的攻击。但你讨论的是《资本论》第一卷价值论，你必须标定人民币的价值和美元价值的差异嘛。

但价值是表达为价格的，价格是变动不居的，价格是背离价值的，有的时候会是严重背离的。我说的是价值，但他说的是价格。这个时候大家会产生严重的冲突，这里边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有一个立场问题，甚至是道德问题，所以就变得极其复杂。那么我今天还是想说，我只是说《宾夕法尼亚计划》是一个弱美元的计划，是一个美元贬值计划。我们已经看到了，在以伊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的时候，以色列、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如果伊朗开盘的话，伊朗全部大涨，甚至有牛市的气象。

而唯独石油、美元跌，黄金也在跌。很多朋友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已经极其接近历史的转折关头了，这涉及到我们如何来理解当前的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也涉及到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机构和个人如何处理自己的投资，处理手上的财产。处理手上的投资，它就变得极其复杂和关键，所以我在聊天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边是有巨大的压力，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但是我无法清晰的给你定义时间和幅度。

时间对很多朋友来讲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当COVID-19就是疫情期间，我提出短股长金，大家并不理解你。其实那些岁月，嘲讽我的人挺多的，等到后来大家看明白了的时候，因为它需要一个时间来验证，看明白的时候，知道四个字的份量了，但你知道时间的意义就是你没有在那个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到了它达到的时候，是与你无关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幅度的理解，比如我们说弱美元弱到什么程度，弱到90，80，70，60，50？程度。它表达的方法是黄金吗，是石油吗，是商品吗？还是资产？是资产里的股市，还是资产里的楼市？它如何表达？一个是表达的幅度，一个是表达的层次，以及表达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不是不能思考，也不是不可以回答，但你如果全部说对，你不就是上帝了吗？

前两天出差，很多人很客气，叫我一大堆的——。我一再跟他们说：第一，我不是卢教授；第二，我不是专家；第三，我也不是你们



理解的机构的投资者，我都不是，请大家原谅。我只是一个对财政学，偶尔对经济学或者是偶尔对古典文学有一点兴趣的一个非常卑微的民工，我只是对这些事情有兴趣，偶尔有点思考，而且这思考还可能不一定对，所以不要将那些东西盖在我头上，我嫌沉嫌重，没什么意思。

至于我思考完了，我在一个很小的平台上与我那些好朋友们聊会儿天，沟通一下。我聊天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想带你发达富贵，我聊天的目的是给你提一个醒，或者是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然后你自己做出判断。我说了趋势、时间层次节点，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做的对，不用感激我，跟我没关系；做的不好，批评我一下，我也接受的。但他不是什么专家、学者、教授什么什么，跟这个没关系，没有一毛钱关系的，我反复在说明这个问题。

明天我还真是有约会，有事儿，明天就不跟大家单独安排时间聊天了，所以我今天用最后这段时间简单聊几句我对市场的看法。还是那句话，我只谈一点一个民工的看法，一个民间的民工的看法，连民科都不是。你就是那么一听，多一个思考的角度，多一个借鉴就可以了。你也别太认真。我每一次说话我觉得压力很大，总是会流布到所有的地方，然后方方面面这个影响，还有一些影响到有关部门，对我有很大意见。

我是想说我了解的全球的经济状况都是非常差的，不是市场上表达的那么好，真的是很差，经济真实的运行情况非常之差，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是想说，美元的重置过程从来都是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共生的，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独调整的过程。不管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还是科网股泡沫，还是次级按揭风暴，每一次美元的调整都伴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请注意。

另外请大家注意，危机的爆发有时候会伴随着战争，有的时候不会伴随战争，但过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如危机与战争同步，往往不是我们理解的弱美元，而是阶段性的强美元，然后再最终走弱。不是我

们想的那种线性，它是一个剧烈的波动的过程，这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讲是一种煎熬，是一种考验。所以希望你们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不必将那种的调整和波动当成你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不必。

好吧，最后我想跟你说结论。我仍然建议大家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坚守短股长金的基本原则，对股市它确实是有机会，那么你不能将之定义为长期投资。再一次提醒，美国的AI人工智能的泡沫接近尾声，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作为一种技术，它的落地过程非常漫长而复杂，就是它作为一个技术，最后变成收益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它现在已经完成了提前的套现。

由于AI人工智能的原因，所以在处理科技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也要极其小心，要极其小心，还是要短股，就是你拿你该拿的部分，不必跟它谈恋爱，不必将其长期化，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进行长期化的时候，它是个历史转折关头。长金是我们的基本的判断，所以它可能有波动，但至少我本人仍然是按这个原则去办，所以该短的短，该长的长，该大的大，该小的小，秉持一个中庸之道，不必将自己的情绪拴在这个上面，一会忧愁，一会哀伤，一会开心，一会不开心，尽可能的放松自己，平平稳稳稳的生活。

好，我最后说两句。我其实知道，我不能再说，就是我不敢说不能陈述宾夕法尼亚计划可能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影响，我也无法说对策，因为每次一说完，有些人需要用，有些人就会拿这个事情找我麻烦，就是我变成砖头了，一会儿有人拿去扔，一会儿又把它粉碎，所以我就不能讲太多。但你知道，心有戚戚然，他总是有些惦记和挂念，他总是希望能更好一些，希望国家和老百姓都好，希望尽量避免走弯路，尤其下半年香港这里开始了。

好吧，大家要提醒我不要再说了，我就不说了。关于下个月如何处理，我觉得我应该说清楚了，下半年呢如何处理，我也已经说清楚了。我明天就不再上线回答问题了，休息一天。祝大家周末愉快，好。